

FALL OF GIANTS

巨人的陨落①

世界是属于勇敢者的，所以世界是属于我的。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 于大卫 译

KEN FOLLETT



凤凰文艺出版社

PHENIX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

FALL OF GIANTS

巨人的陨落 ①

[英]肯·福莱特 著 于大卫 译

KEN FOLLETT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巨人的陨落 / (英) 福莱特 (Follett, K.) 著; 于
大卫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
书名原文: Fall of Giants

ISBN 978-7-5399-8989-1

I. ①巨… II. ①福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319942号

Fall of Giants copyright © Ken Follett 2010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版权©2016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: 10-2016-080号

书 名 巨人的陨落

著 者 (英) 肯·福莱特

译 者 于大卫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闵 唯 赵思婷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36.5

字 数 588千

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989-1

定 价 129.8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纪念我的双亲，
马丁和维妮·福莱特

目 录

序 成人礼

第一章 / 3

1911年6月22日

英王乔治五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这天，比利·威廉姆斯在南威尔士的阿伯罗温下了矿井。昨天比利刚满十三岁。

Part 1 天地失色

第二章 / 33

1914年1月

菲茨赫伯特伯爵时年二十八岁，他的家人和朋友称他菲茨，在英国富豪榜上排第九位。他不用做任何事便可挣得巨额收入。

第三章 / 96

1914年2月

格雷戈里·别斯科夫看着他的弟弟列夫从大个儿美国人身上弄钱，心里十分焦虑。他担心有一天列夫的魅力再也无法让他摆脱困境。

第四章 / 132

1914年3月

菲茨十五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佣，几天后他母亲觉出端倪，立刻解雇了那个女孩。他父亲笑着说：“选得倒是不错。”从那时起他就没再碰过任何家仆。但他无法抗拒艾瑟尔。

第五章 / 155

1914年4月

白宫发生了一场危机。格斯更关心的是那部电话。如果铃声响起来，他就得考虑是否叫醒总统。但就连哈佛大学也没教授过何时唤醒总统的课程。他希望电话永远不要响。

第六章 / 186

1914年6月

格雷戈里终于攒够了去纽约的路费。列夫说：“你可以把你的船票给我……这样你就救了我的命。”格雷戈里知道他不得不这样做，意识到这一点让他的心口一阵刺痛。

第七章 / 213

1914年7月初

我的命运掌握在两位君主手里，沃尔特想，沙皇和奥皇。一个愚蠢无能，另一个老迈昏庸。但他们控制着莱黛和我，以及数百万欧洲人。要不怎么说要废除君主制度呢！

第八章 / 241

1914年7月中旬

艾瑟尔把管家制服留在了钉子上，然后离开了泰-格温。多年来她在这儿竟学到了那么多东西。最重要的是，她痛苦地想道，自己明白了一个道理——爱情不可信。

第九章 / 283

1914年7月下旬

他转过身来跟房间里所有人说话：“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了。”有那么一刻，茉黛觉得好像整个世界都停止了。

第十章 / 318

1914年8月1日至3日

德国大使馆里乱成一团。沃尔特无法享受参与一场国际势力的博弈带来的快感，相反，他被恐惧折磨着，害怕和心爱的女人在战争中互为敌人。

第十一章 / 342

1914年8月4日

“我亲爱的，万一我们活不过这场战争，哦，老天，就请让我们像夫妻那样共度一晚吧。P.S：德国在一小时前入侵了比利时。”

序 成人礼

人生有盼五盼喜盼者成盼也。成盼即成人礼。成人礼一语，原为古人对子弟的训诫，意为“成人之道”。

2011年6月1日，北京比邻的十五岁少年，在庄严的仪式中，告别了懵懂的少年时代，迎来了人生的新篇章。这一天，他们不再是孩子，而是成年人。这一天，他们开始承担起责任，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。这一天，他们开始学会坚强，学会面对困难。这一天，他们开始学会尊重，学会关爱他人。这一天，他们开始学会独立，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这一天，他们开始学会成长，学会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成人礼，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它标志着一个人从少年走向成年，从依赖走向独立。在这一天，父母会为孩子举行一场隆重的仪式，为孩子戴上成人帽，为孩子穿上成人服。在这一天，老师会为学生举行一场深刻的教育，为学生讲解成人的责任与担当。在这一天，同学会为彼此举行一场温馨的聚会，为彼此送上最真挚的祝福。

成人礼，不仅仅是一场仪式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它让我们意识到，我们已经长大了，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了。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，有了自己的追求，有了自己的理想。我们开始学会思考，学会反思，学会成长。我们开始学会承担责任，学会关爱他人，学会尊重生命。我们开始学会坚强，学会面对困难，学会永不放弃。我们开始学会独立，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学会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成人礼，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。它标志着一个人从少年走向成年，从依赖走向独立。在这一天，父母会为孩子举行一场隆重的仪式，为孩子戴上成人帽，为孩子穿上成人服。在这一天，老师会为学生举行一场深刻的教育，为学生讲解成人的责任与担当。在这一天，同学会为彼此举行一场温馨的聚会，为彼此送上最真挚的祝福。

第一章

1911年6月22日

英王乔治五世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那天，比利·威廉姆斯在南威尔士的阿伯罗温下了矿井。

1911年6月21日是比利的十三岁生日。他是被父亲叫醒的。爸爸的方法很管用，但不温柔。他拍着比利的脸颊，节奏平稳，坚定执着。比利睡得很深，一开始不打算理会，但那拍打无情地持续着。他觉得很生气，但马上意识到必须起了，甚至自己想起床，于是他睁开眼睛，一个激灵坐了起来。

“四点了。”爸爸说了一句，转身离开了房间，靴子当当敲击着木楼梯下了楼。

今天比利要开始他的职业生涯，成为一名学徒矿工，镇上大多数男人都是在他这个年龄开始的。他希望他像个矿工，拿定主意不要让自己出丑。大卫·克兰普顿上工的第一天在井下哭鼻子，为此到现在大家还叫他“戴哭宝”，尽管他已经二十五岁，是镇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。

正值仲夏，明亮的晨光透过小窗口照射进来。比利看了看躺在自己旁边的外祖父。外公的眼睛是睁着的。每次比利起床他都

醒着，他说老人没多少觉可睡。

比利下了床，只穿着衬裤。天冷的时候他穿衬衫睡觉，但时下英国正值炎炎夏日，连晚上都很暖和。他从床底拉出那只钵子，把盖子揭开。

他的阴茎大小没什么变化，他称它“小鸡儿”。那东西还像以前一样，只有那么一小截，那么幼稚。他原指望它能在生日前夜开始变大，哪怕它四周的什么地方长出根黑毛毛也好，可他还是失望了。他最好的朋友汤米·格里菲斯跟比利同一天出生，他就不一样：嗓音已经变沙哑了，下嘴唇底下也长出一片黑绒毛，小鸡儿也长得跟大人一样了。这真让人丢脸。

比利一边往钵子里撒尿，一边望着窗外。他只能看见那堆矿渣，这座深灰色的矿渣山是煤矿留下的垃圾，大部分是泥岩和砂岩。比利琢磨，上帝创世的第二天世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上帝说：“地要长青草。”一阵微风将细小的黑色灰渣吹向一排排的房子。

房间里就更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这是一间后卧室，狭窄的空间刚够放下一张单人床，一个衣柜，还有外公的旧箱子。墙上挂着一块刺绣图样，上面写着：

信主耶稣，你必得救

屋里没有镜子。

房门通向楼梯口，另一扇门通向前卧室，那间卧室只有这一个入口。屋子大一些，能放下两张床。爸妈在里面睡觉，几年前比利的几个姐妹也挤在里面。大姐艾瑟尔已经离开了家，另外三

个姐妹都死掉了，一个得了麻疹，一个是百日咳，最后一个死于白喉。他还有过一个哥哥，在外公来这儿以前跟比利睡一张床。他叫韦斯利，是在矿井下面被失控的道车轧死的，就是一种带轮子的运煤桶。

比利穿上衬衫。这件衬衫是他昨天上学穿过的。今天是星期四，他每次都是星期日才换衬衫。不过，他有一条新裤子，这是他的头一条长裤，是用厚厚的防水棉布做的，人们管那种厚斜纹布叫“鼯鼠皮”。这种裤子是进入男人世界的象征，他很自豪地穿上裤子，享受织物带给他的那种沉甸甸的阳刚之感。他戴上厚厚的皮带，穿上皮靴，这些都是从韦斯利那儿继承下来的。穿戴整齐后，比利下了楼。

底层的大部分空间被客厅占据了，不足两平方米，中间是一张桌子，一端有个壁炉，石头地面上铺了自家编织的地毯。爸爸正坐在桌边读一份过期的《每日邮报》，他的鼻子又尖又长，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。妈妈在沏茶。她把冒着热气的水壶放下，吻了吻比利的额头，说：“生日过得怎么样，我的小男子汉？”

比利没有回答。这个“小”字很伤人，因为他确实小，而“男子汉”这个词也让人痛苦，因为他还不算是个男人。他走进后面的盥洗间，拿一只铁皮钵子在水桶里舀了点儿水，洗了把脸，然后把水倒进浅浅的石头水槽。盥洗间里架着一只热水锅，下面是火炉，但只在星期六晚上洗澡时才用。

自来水据说马上就通，有的矿工家里已经有了。比利觉得这简直是个奇迹，你只要一拧龙头就能接到一杯清水，再也不用提着桶子去街上的水塔接水了。但室内水管还没有通到威廉姆斯家住的威灵顿街。

比利回到客厅，在桌边坐下。妈妈把一大杯加了奶的热茶放在他面前，里面已经放了糖。她切了两片厚厚的自制面包，又从楼梯下面的餐具室取出一片厚油脂。比利双手合十，闭上眼睛，说：“感谢上帝赐予这食物，阿门！”然后他喝了点儿茶，把油脂涂在面包上。

爸爸那双淡蓝色的大眼睛越过报纸看着他。“往面包上撒点儿盐，”他说，“在井底下你会出汗。”

比利的父亲是一名矿工代理人，受雇于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，这是英国最强大的工人同盟——一有机会他就会这么说。他被人称作“戴同盟”。很多男人都叫“戴”，跟“死”^①字同音。在威尔士，人们把“大卫”和“戴维德”简称为戴。比利在学校学到，之所以“大卫”在威尔士十分流行，是因为国家守护神就叫这个名字，就像“帕特里克”之于爱尔兰。区分这些“戴”并非靠他们的姓氏——整个镇子的姓氏不外乎就是琼斯、威廉姆斯、埃文斯和摩根这几个——而是根据他们的绰号。一旦你有了滑稽的诨名，正式的名字就很少有人叫了。比利的本名是威廉·威廉姆斯，于是大家叫他“比利乘二”。女人一般随丈夫的绰号，所以妈妈的称呼就是“戴同盟太太”。

比利吃第二片面包的时候，外公下了楼。虽说天气很暖和，但他还是穿了外衣和背心。他洗了洗手，在比利对面坐下。“别显得那么紧张，”他说，“我十岁的时候就下井了。我父亲是被他的父亲背到井下的，那时候他才五岁，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。从十月到第二年三月，他就没见过太阳。”

① 英文单词die，意思是死，发音接近dai。

“我没紧张。”比利说。这不是真话，他已经害怕得浑身僵硬了。

不过外公心眼好，没再往下说。比利喜欢外公。妈妈把比利当个小孩子，爸爸又严肃又尖刻，外公却十分宽容，把比利当成大人一样跟他说话。

“你们听听这个。”爸爸说。他从来不买邮报，说那是右翼的破烂抹布，但他有时会把别人看过的报纸带回家，用轻蔑的声音读报，嘲弄统治阶级愚蠢虚伪。

“戴安娜·曼纳斯夫人被人批评在两场不同的舞会上穿了同样的礼服。拉特兰公爵的这位么女曾在萨沃伊舞会上获得‘最佳女士服装奖’，当时穿的是低肩骨质胸衣和带箍长裙，凭此拿到二百五十金币的奖金。”他放下报纸，说道，“这笔钱至少是你五年的工资，比利。”他继续念道：“但在温特顿勋爵和F.E.史密斯于克拉里奇酒店举办的聚会上，她穿了同一套礼服，这让鉴赏行家面露不悦之色。常言道，好事过了头也就变成坏事了。”他从报纸上抬起头来：“妈妈，你最好把那条裙子换掉。”他说，“你不想让鉴赏行家面露不悦吧。”

妈妈没觉得有什么好笑。她穿着一件旧的棕色羊毛连衣裙，肘部打了补丁，腋下有一片污渍。“我要是有二百五十金币，看上去绝对不会比‘大粪夫人’戴安娜逊色。”她不无挖苦地说。

“那当然。”外公说，“卡拉总是那么漂亮，就跟她母亲一样。”妈妈的名字叫卡拉。外公转向比利：“你外祖母是意大利人。她的名字叫玛丽亚·亚费罗娜。”比利知道这个，但外公总喜欢重复别人听过的故事，“你母亲就是从她那儿继承了乌黑发亮的头发和可爱的黑眼睛，你姐姐也是。你外祖母是加地夫最漂

亮的女孩——是我把她娶到手了！”他一下子又显得伤心起来，“那真是美好的时候啊。”他平静地说。

爸爸不以为然地皱起了眉头，这种话题让人想到情欲和肉体——但妈妈被自己父亲赞美得高兴起来，她笑了，把他那份早餐摆在他面前。“哦，可不是嘛，我们姐妹几个都被人当成美人。要是我们有钱买丝绸和蕾丝，我们就可以让那些贵族知道什么才算漂亮女孩。”

比利很吃惊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的母亲漂不漂亮，虽然星期六晚上她打扮好去礼拜堂时显得很动人，尤其是再戴一顶帽子。他猜想她年轻时有可能是个漂亮女孩，但这种事情很难想象。

“我告诉你，”外公说，“你外祖母家的人也很聪明。我的大舅子是个矿工，可他脱离了这份行当，去滕比开了一家咖啡馆。那种日子你想去吧——海风吹着，整天无所事事，除了冲咖啡就是数钱。”

爸爸开始读另一个栏目：“作为加冕筹备的一部分，白金汉宫出版了一本指南，长达二百十二页。”他抬起头，“把这个消息告诉井底下的人，大家就没什么担心的了。”

比利对皇室的事不太感兴趣。他喜欢的是邮报经常刊载的冒险故事，私立寄宿学校那些玩橄榄球的硬汉抓捕鬼鬼祟祟的德国间谍。报纸上说这类间谍在英国的各个城镇出没，不过好像阿伯罗温连一个都没有，简直让人失望。

比利站了起来。“上街。”他宣布说。他从房子的前门出去。“上街”是家里通用的委婉语，意思是上厕所。厕所在威灵顿街的中部，是座低矮的砖棚子，瓦垄铁皮的屋顶，里面是挖出的一个大坑。小棚子隔成两半，一半男用，一半女用。每个隔间

有两个坑位，因此上厕所的人都是成对进出。没人知道建造者为何选择这种安排，但人们都尽量加以利用。男人目不斜视，一言不发，但比利经常能听到女人那边会友善地搭话闲聊。厕所里的气味让人窒息，尽管你每天都要经历这些。每次呆在里面的时候，比利总是尽量减少呼吸，等出来后再大口喘气。这个地洞有人定期铲除，那人就叫“戴大粪”。

比利回到屋里的时候，高兴地看见他的姐姐艾瑟尔坐在桌子旁边。“祝你生日快乐，比利！”她喊道，“我专门在你下井前送你一个吻。”

艾瑟尔十八岁，比利用不着别人告诉就知道她很漂亮。她长着一头红褐色的头发，带着自来卷，黑色的眼睛顽皮地忽闪着。也许妈妈从前就是这个样子。艾瑟尔穿着朴素的黑色连衣裙，戴着佣人戴的那种白色棉布帽，这套装束让她显得很耐看。

比利崇拜艾瑟尔。除了漂亮，她还十分有趣，很聪明，很有勇气。她有时甚至敢顶撞爸爸。她跟比利讲的事情，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，比如每个月来一次的插曲，女人所谓的“诅咒”，还有让英国圣公会牧师匆匆离开小镇的“公然猥亵罪”是什么意思。她上学的时候一直是班里顶尖的好学生，她的作文《我的小镇或小村》在《南威尔士回声报》举办的比赛上获一等奖。她赢得了一本《卡塞尔世界地图》。

她吻了吻比利的脸颊。“我跟管家杰文斯夫人说我们没有鞋油了，要去镇上买。”艾瑟尔在泰-格温工作，也住在那儿，那是菲茨赫伯特伯爵的大宅，在三里外的山上。她把一个用干净抹布裹着的东西递给比利。“我给你偷了一块蛋糕。”

“啊，谢谢你，艾丝！”比利说。他最喜欢蛋糕了。

妈妈说：“要我把它放进你的餐盒吗？”

“要，谢谢。”

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，把蛋糕放在里面。她又切了两片面包，在上面抹了油脂，洒了点儿盐，也放进了铁盒里。所有矿工都带这种铁餐盒。如果他们把吃的用布裹着带到地下，不等到上午的小休就会被老鼠吃光。妈妈说：“等你把工资带回家，你的餐盒里就会有一片煮培根了。”

一开始比利的收入不会太多，但总能为家里补贴些开销。他不知道妈妈能允许他留多少零花钱，最终他能不能攒下足够的钱买辆自行车，世上再没有他更想要的东西了。

艾瑟尔在桌边坐下。爸爸问她：“大宅里面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，很安静，”她说，“伯爵和公主在伦敦参加加冕礼。”她看着壁炉上的钟，“他们马上就该起床了，要早早赶到修道院去。她会不高兴的，她不习惯早睡早起，但她不能在国王的庆典上迟到。”伯爵的妻子碧是位俄国公主，十分尊贵奢华。

爸爸说：“他们应该想要前排的位置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看清表演了。”

“哦，那不行，不能想坐哪儿就坐哪儿，”艾瑟尔说，“他们准备了六千把红木椅子，都特别做了记号，把来宾的名字用金字写在椅背上。”

外公说：“那简直是浪费！这些椅子用完以后他们怎么处理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也许每个人会把它们带回家做纪念。”

爸爸干巴巴地说：“告诉他们把多余的送给我们一把。我们这儿只有五个人，可你妈已经没椅子坐了。”